

臺北市閩南語的二次方言變異

——社會方言學的調查分析*

陳淑娟**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

摘 要

臺北市閩南語有老泉山腔、新泉山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及漳海腔五個二次方言。本文首先探究臺北市閩南語受臺灣閩南語普通腔影響的程度，以討論漳泉變體競爭最具代表性的〈青更_白〉類為例，調查發現臺北市泉腔區各個二次方言區〈青更_白〉類讀 [i] 的百分比平均數都超過 80%。其次，同安腔最具代表性的特點是〈關觀_白〉類說 [üāi] 及〈雙干_白〉類說 [āi]，然而同安腔區青年〈關觀_白〉類已無 [üāi] 變體，〈雙干_白〉類說 [āi] 則零星分布在臺北市各區，因此日後無法再以此二音類界定臺北市的同安腔。再者，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主要是趨向 /o/、/ɔ/ 不分的五元音系統，元音系統重整連動影響〈高高_ㄨ〉類也多讀 [ɔ]。臺北市各次方言接觸產生方言平整化，較有標及具特色的方音逐漸消失。

關鍵詞：臺北市閩南語，同安腔，臺灣閩南語普通腔，方言平整化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及指正，他們的寶貴意見使本文對臺北市閩南語音變現象的解釋更加全面。本文初稿曾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的「傳承·通變·挑戰：漢學的視域融合——臺灣師大百年校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22年5月20日）發表，感謝講評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吳瑞文研究員的細心指正。此外，本文關於臺北市閩南語的調查感謝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杜佳倫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陳筱琪副教授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林貝珊博士的協助。感謝長庚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鄭宜仲助理教授協助調查資料的統計分析。對於調查過程中熱心協助我們的人，以及所有接受我們訪談的臺北居民，在此一併致謝。本文為國科會計畫「台北市、台南市及廈門閩南語的比較——兼論當地通行語 (koiné) 的形成」(MOST 109-2410-H-007-074-MY2) 的研究成果。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siokkuan278@gmail.com

一、前言

臺北市閩南語主要為泉腔閩南語，與以漳腔為主的臺灣閩南語普通腔 (General Taiwanese) 不同。¹ 臺北市泉腔閩南語保留了複雜的泉腔次方言，有老泉山腔、新泉山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 (洪惟仁 2019a、b)，² 此外尚有與普通腔較接近的漳海腔。臺北市閩南語不同次方言之間的接觸與融合及其受普通腔的影響值得分析探討。洪惟仁 (2010[1992]: 78, 87) 指出臺北市區的音韻變化十分激烈，市區閩南語已逐漸向普通腔靠攏。然而臺北市閩南語向普通腔靠攏的程度如何？若單憑少數典型發音人的調查，難以得知臺北市閩南語受普通腔影響的程度，而某些單一方言區的社會方言調查僅能呈現該區的變異與變化 (例如陳淑娟 (2013))，³ 未能全面呈現臺北市閩南語各次方言接觸融合的現況。陳淑娟 (2010) 及陳淑娟、杜佳倫 (2011) 雖有不同次方言且跨世代的調查分析，然僅限於討論央元音的變異及兩個新興音變，且只針對臺北市的泉腔次方言而不涉及漳腔次方言。我們認為要瞭解臺北市閩南語受普通腔影響的程度，應該將與普通腔較接近的漳腔次方言也列入討論，因此本文調查臺北市閩南語五個二次方言：老泉山腔、新泉山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及漳海腔，調查人數總計 131 人，年齡層分為老、中、青，以跨世代且含括泉腔、漳腔次方言的實證調查，分析臺北市閩南語的方音接觸、融合與演變。

本文將探究幾個問題，首先，臺北市的閩南語是否受到普通腔之影響，逐漸失去本有的泉腔特點？臺北市的漳腔閩南語跟普通腔有何差異？我們將針對漳、泉差異最具代表性的〈青更白〉類進行討論。⁴ 陳淑娟 (2010) 討論了臺北市安溪腔、同

¹ 臺灣閩南語經過長期接觸、融合，形成了一種各地最通行的閩南語，學者對此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包括優勢腔、優勢音、通行腔、共同腔及普通腔等，如董忠司 (2001a, b) 稱為「通行腔」，洪惟仁 (2003, 2009, 2019a, 2019b) 稱為「臺灣普通腔」，曹逢甫 (2013) 稱為「共同腔」。本文稱為「臺灣閩南語普通腔」，但為了行文的簡潔，有時亦簡稱為「普通腔」。這種最通行的閩南語以漳州腔為主，混入部分的泉州腔，大眾媒體也廣泛使用這種普通腔。

² 關於臺北閩南語的分區，洪惟仁早期 (2009, 2010[1992]) 將臺北的泉腔方言稱為安溪腔、同安腔，然因之後洪惟仁調查發現安溪已無複音韻央元音 [æ]，陽聲韻央元音 [in] 也很少，因此將「安溪腔」改稱為「泉山腔」 (洪惟仁 2019b: 175-176)。本文也用「泉山腔」，僅在回顧早期研究時沿用「安溪腔」的命名。

³ 陳淑娟 (2013) 對社子方言的調查分析，用老、中、青不同世代的量化調查分析其音變，然僅限於社子方言，未論及臺北市閩南語各次方言的接觸及融合。

⁴ 本文指稱閩南語各音類的名稱，前字取自泉州韻書《彙音妙悟》，後字取自漳州韻書《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例如「姓」屬於〈青更白〉類，此音類即為《彙音妙悟》的〈青〉類、《彙集雅俗通

安腔兩個泉腔次方言元音系統的演變，陳淑娟、杜佳倫 (2011) 深入探討臺北市四個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變化，在這些研究基礎上，本文以五個二次方言區的調查，深究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化。元音系統的變化將論及〈刀高_白〉類及〈高沽〉類究竟是分立或合併；此外，本文將再討論另一個較少被注意的〈高高_文〉類，因為〈高高_文〉類的漳腔變體是 [o]，與〈刀高_白〉類的舊變體相同，〈高高_文〉類的老泉腔變體是 [ɔ]，與〈高沽〉類的變體相同，洪惟仁 (2009) 認為〈高高_文〉類若讀 [ɔ] 可歸為泉腔方言，故臺北市五個二次方言區〈高高_文〉類的變體分布也是本文關注的問題。再者，我們將探討臺北市閩南語同安腔特點的變異，洪惟仁 (2010[1992]: 79) 指出同安腔的特點是〈關觀_白〉類的「縣」說 [kūāi³³]、「懸」說 [kūāi¹⁴]，以及〈龔干_白〉類的「還」說 [hāi¹⁴]，⁵ 現今老同安腔區及新同安腔區老、中、青維持同安腔變體的程度如何？最後，本文也分析臺北市閩南語接觸、融合產生的方言平整化，並探究不同年齡層採用的是自然演變或者方言移借而來的變體。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採用詞彙表調查臺北市老泉山、新泉山、老同安、新同安及漳海腔五區，探討各二次方言的接觸、融合之相關問題。

本文的組織架構如下：第二節介紹過去關於臺北市閩南語研究的相關文獻，第三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節呈現研究結果，第五節為討論與分析，第六節是結論。

二、背景與文獻回顧

在探究臺北市閩南語的音變之前，我們先介紹臺北市閩南語的相關研究及方言分區。

十五音〉的〈更〉類。

⁵ 〈龔干_白〉例字有「千」、「先」、「前」、「間」、「反」等，此音類許多臺灣學者列為〈龔經〉類，洪惟仁早期的研究 (2003, 2009) 亦歸為〈龔經〉類；但洪惟仁 (2019a: 185) 認為若嚴格依字類命名原則，漳腔依《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歸〈干〉類，應命名為〈龔干_白〉，本文即將此音類稱為〈龔干_白〉。至於「還」，洪惟仁 (2023: 137) 指出「還」字的方言變異顯示此字糾纏著文白音的競爭，同安型的 [hāi] 屬於〈龔干_白〉韻類的變異，顯然是白話音，但受到文讀音 [huan] 與漳音 [hiŋ] 的入侵。

(一)臺北市閩南語的二次方言分區

本文調查臺北市閩南語的五個二次方言，探究其接觸、融合及演變。因此先說明臺北市閩南語的分區及變體分布，以作為後續討論臺北市閩南語各二次方言音變的基礎。洪惟仁 (2010[1992]) 在《台灣方言之旅》卷末所附、於 1990 年繪製的「臺北地區方言分布圖」，將大臺北的閩南語分為安溪區、新安溪區、同安區、混合區及漳州方言區，現今臺北市閩南語含括其中四區：南港、松山屬於安溪區，萬華、景美屬於新安溪區，社子、北投屬於同安區，士林、內湖屬於漳州方言區。潘科元 (1997) 在洪惟仁 (2010[1992]) 的研究基礎上，重新繪製臺北方言分布圖，再將同安腔細分為老同安腔及新同安腔，也將洪惟仁的混合區再細分為兩區。⁶

洪惟仁 (2009) 依據二十二個音類，歸納大臺北各次方言的音韻表現，整理出臺北地區閩南語重要的方言變項與變體類型，再根據這些方言變項與變體類型繪製變體分布圖，將臺北市閩南語分為老安溪腔、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以及漳州腔等區。我們看出臺北泉腔閩南語各音類的變體配方大多與臺灣閩南語普通腔不同，例如〈科檜_白〉類老安溪腔、新安溪腔及老同安腔變體是 [ə]，新同安腔變體是 [e]，普通腔變體則是 [ue]；〈雞稽_白〉類的老安溪腔變體是複元音 [æe]，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變體是 [ue]，普通腔變體是 [e]；〈杯稽_白〉類的安溪腔及同安腔變體是 [ue]，普通腔是 [e]；〈青更_白〉類的安溪腔及同安腔變體是 [i]，普通腔是 [ē]；〈恩巾〉類老安溪腔是 [in]，新安溪腔、老同安腔、新同安腔是 [un]，普通腔是 [in] 等。此外，臺北的泉腔閩南語中，老安溪腔、新安溪腔及老同安腔具有央元音，包括複音韻央元音 [æe]、陽聲韻央元音 [in]，以及兩個單音韻央元音 [i]、[ə]；新同安腔則無央元音。

洪惟仁 (2019a, b) 對臺北市閩南語的分區有不同的命名及更詳細的分區，臺北市閩南語主要為淡水河同安腔片及南臺北泉山腔片。淡水河同安腔片又分為老同安腔主片及新同安腔小片，如北投區西半部屬於淡水八里老同安腔主片，大同區大稻埕、中山區及士林區洲仔屬於三重五股新同安腔小片；南臺北泉山腔片也分為老泉山腔主片及新泉山腔小片，如南港區、信義區、松山區及內湖區的內溝、安泰、康寧、東湖等屬於汐止三峽老泉山腔主片，景美、萬華區、大安區、中正區及文山區屬於新店艋舺新泉山腔小片。此外，士林區、內湖區的部分地區是漳腔區，屬於臺北東海岸老漳海腔片的士林內湖漳海腔小片（洪惟仁 2019a：253-255）。

⁶ 洪惟仁 (2009: 250) 提及其已在著作中將同安腔分為老、新二派，只是 1990 年繪製的「臺北地區方言分布圖」並未將老、新兩派顯示在地圖上。

(二) 臺北市閩南語的相關文獻

早期董同龢等 (1967)、鍾露昇 (1967) 及董忠司 (1991) 關於臺北市閩南語的研究，大多沒有細分方言差。丁邦新、楊秀芳 (1991) 參照董同龢等 (1967) 的研究，再另外調查不同年齡層的臺北市發音人，新舊語料並陳，發現六十歲老年層有六元音、四十歲中年層有八元音、二十歲青年層有六元音。丁邦新、楊秀芳認為臺北市不同年齡層元音的差異，極可能反映漳、泉方音的不同。該研究已經注意到臺北市閩南語的方言差及世代差異，但因早期研究只調查少數的發音人，對臺北市閩南語的方言分布及語音變異仍需進行更大範圍及更多發音人的調查。

如上節所述，洪惟仁 (2010[1992]) 所附的「臺北地區方言分布圖」奠定了臺北閩南語方言分布研究的基礎，其後潘科元 (1997)、洪惟仁 (2009) 對臺北的閩南語有更詳細具體的分區。洪惟仁 (2009) 不僅畫出臺北閩南語的方言分區圖及變體分布圖，還依據 22 個音類，歸納大臺北各二次方言的音韻，分為七個基本型，即老安溪、新安溪、老同安、新同安、偏泉、偏漳及老漳腔。例如老安溪腔、新安溪腔的陽入原調為高升調或中平調，老同安腔、新同安腔則為高短調。潘科元 (1997)、洪惟仁 (2009) 的調查對象是老年人，其對大臺北的分區為後續的相關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然而關於臺北市中、青年的語音變異則需進一步調查。

陳淑娟 (2010) 曾調查臺北市、彰化市及臺南市的閩南語，討論北、中、南元音系統及陽入原調的變異。該文調查臺北市四個泉腔閩南語共 48 人，其以安溪腔及同安腔最小對比詞的調查，發現臺北市安溪腔閩南語 /o/、/ɔ/ 不分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兩者皆圓唇的 /o/、/ɔ/ 有別；同安腔略有不同，同安腔主要是 /o/、/ɔ/ 有別，且兩者皆是圓唇音，其次才是 /o/、/ɔ/ 不分 (陳淑娟 2010: 439)。而臺北市泉腔閩南語 [-p]、[-t]、[-k] 尾的陽入原調則朝 [32] 演變，這將使陰、陽入原調不分；至於喉塞尾的陽入原調，安溪腔主要變體是中平調 [33]，同安腔則以高平調 [44] 佔多數，其次是中平調 [33]。由於陳淑娟 (2010) 的樣本數不多，僅粗分安溪腔及同安腔，並未細分老安溪、新安溪、老同安及新同安，加上同安腔 /o/、/ɔ/ 有別佔多數，安溪腔卻主要是 /o/、/ɔ/ 不分，故無法由該研究瞭解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各二次方言元音系統的演變趨勢。

陳淑娟、杜佳倫 (2011) 則聚焦探討臺北市閩南語央元音的音變，臺北市泉腔閩南語的央元音韻類，可以分為三種不同韻母結構，分別是複元音韻 [œ]、陽聲韻 [in] 及單元音韻的 [i]、[ə]。該文探討臺北市閩南語央元音的變異與變化及臺北市單央元音 [i]、[ə] 衰退的程度是否不同，採用詞彙表調查臺北市老泉山、新泉山、

老同安、新同安四區的老、中、青三個年齡層共 104 人。研究發現複元音韻 [əe] 的央元音衰退得最快，其次是陽聲韻 [in]，單元音韻的央元音保留得較好，呈現結構擴散的趨勢；而兩個單音韻央元音則是 [ə] 比 [i] 更快消失，其認為兩個單音韻央元音可能同時受到方言接觸與文白系統競爭壓力的雙重影響，導致 [ə] 比 [i] 更快消失。此結果與洪惟仁 (2003) 的預期相反，洪惟仁認為兩個單音韻央元音是較有標的 [i] 比較無標的 [ə] 更快消失。陳淑娟、杜佳倫 (2011) 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居居〉韻類文言詞彙與白話詞彙選擇的變體不同，文言詞彙的演變反映新文讀層次的形成，而白話詞彙的演變則反映其受到以漳腔變體為主的臺灣閩南語普通腔的影響。該文亦發現由於臺灣普通腔的影響，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音變趨勢，已經由語音的自然演變轉為方言變體競爭的替代性變異。由於該文僅探討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央元音，亦即除了複元音韻 [əe]、陽聲韻 [in] 及單元音韻的 [i]、[ə] 這幾個音之外，並未涉及其他音類之討論。關於臺北市閩南語的音變，仍須有包括各二次方言並擴及其他音類之討論。本文針對臺北市閩南語五個二次方言，包括泉腔及漳腔，探究央元音之外其他音類的變異。

陳淑娟 (2013) 探究臺北社子方言的音變，社子方言屬於泉腔方言的新同安腔，因為社子島是一個封閉的洲島，其方音保留新同安特色最完整、受到漳音影響最少。陳淑娟 (2013) 的調查發現社子方言已經受到普通腔的影響，逐漸失去其方音特色，而個別音類保留新同安特色的程度並不一致。社子方言有兩個無關漳泉變體的新興音變：一是元音系統的重整，主要趨勢是後元音由 /o/、/ɔ/ 兩個逐步混同為 /ɔ/，形成 /i, e, a, u, ɔ/ 五元音系統。二是 [-p]、[-t]、[-k] 尾的陽入原調，有由高短調 [55] 趨近中降短調 [32]，而與陰入原調混同的趨勢；喉塞尾的陽入原調也有趨近中降短調 [32]，或者喉塞尾消失變成中平長調 [33] 的趨勢。影響社子方言兩個新興音變的因素，來自語言因素及社會因素，就語言因素而言，「發音省力」是影響社子方言元音系統趨向五元音及陽入原調趨近中降短調 [32] 或中平長調的主要機制；社會因素中，年齡是影響社子方言〈刀高_白〉類及陽入原調音變的最顯著因素。

上述研究讓我們對臺北市閩南語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僅憑少數典型發音人或個別方言點的調查難以得知臺北市閩南語向普通腔靠攏的程度。我們需要有臺北市各二次方言不同年齡層的調查，才能對於臺北市閩南語各區的變異與變化更具體的了解。

三、研究方法

本文用詞彙表調查，透過老、中、青的比較，呈現臺北市閩南語各二次方言的方音變化。本文討論的音類包括〈青更_白〉類、〈關觀_白〉類、〈隻干_白〉類、〈刀高_白〉類及〈高高_文〉類等，設計詞彙表時大多選用日常生活經常使用的詞彙。臺北市閩南語的分析資料主要從 2008 年八月到 2010 年三月陸續調查完成。發音人採方便抽樣，必須是當地出生、長大，離開當地生活不超過五年（不包括當兵、念書），且父母親至少一人是當地人。我們先分配好每區要調查的人數、年齡層及性別分布，再利用多種管道尋找發音人，包括請里長、小學老師、退休教師、志工團體（例如關渡自然公園的志工）、朋友等為我們介紹，或者到當地的社區公園找老人家訪問。每份問卷都請發音人看詞彙表說詞彙，每個詞彙說二次，訪問時間約半小時。

臺北市的閩南語有五個二次方言區，本文調查老泉山腔 24 人，受訪者的出生成長地為南港、汐止；新泉山腔 24 人，受訪者的出生成長地為新店、景美、木柵及萬華等地；老同安腔 31 人，受訪者的出生成長地在北投、淡水、八里；新同安腔 25 人，受訪者的出生成長地在大龍峒、大稻埕；漳海腔 27 人，受訪者的出生成長地為士林、內湖。五區總計調查 131 人，各區都調查老、中、青不同年齡層，以便作不同年齡層的比較。⁷

我們計算每人每組音各變體出現的百分比平均數，例如〈青更_白〉類的十個詞彙，如果該受訪者八個說泉腔變體 [i]，兩個說漳腔變體 [ɛ]，那麼這位發音人出現 [i] 變體的比例就是 80%，而出現 [ɛ] 的比例是 20%。將每個人出現某變體的比例加起來，除以該方言點調查的總人數，即是該組音該變體出現的百分比平均數。某群體之該變體百分比平均數越高，表示該群體內的受訪者有越多的詞彙說該變體；反之則否。因為本研究將比較老、中、青三代各組音各變體百分比平均數的差異，所以使用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來分析。

⁷ 本研究的調查地區以臺北市閩南語為主，新同安腔及漳海腔的調查點均為臺北市，新泉山腔調查點除了新店外，其他發音人也都在臺北市。不過因為臺北市區老泉山腔的分布地較少，故除了南港之外，還調查新北市的汐止；老同安腔也有類似狀況，除了調查北投之外，還調查新北市的淡水、八里等地。

四、研究結果

臺北市泉腔閩南語部分音類的變體跟普通腔不同，洪惟仁 (2009) 所列的 22 個音類中，臺北地區泉腔閩南語跟普通腔變體分布完全相同的僅有〈香羌_文〉、〈箴箴_文〉兩個音類，⁸ 其餘 20 個音類與普通腔均不相同。囿於篇幅，研究結果將分析漳泉變體競爭時最具代表性的〈青更_白〉類、三個同安腔特點及影響元音系統變化的幾個關鍵性音類。

(一) 臺北市閩南語〈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

洪惟仁 (2009: 248) 認為漳泉最重要的區別性變項是〈青更_白〉類，因為這個韻類涵字很多，且漳泉內部的方言差異小，容易區別漳腔與泉腔。〈青更_白〉類的泉腔變體是 [i]，漳腔變體是 [ē]，例如「星」泉腔讀 [ts^hr⁴⁴]，漳腔讀 [ts^hē⁴⁴]。因此我們首先檢視臺北市五個二次方言區〈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這個音類我們共調查了「生_团」、「三更」、「半暝」、「破病」、「顯醒」、「古井」、「青菜」、「貴姓」、「嬰仔」、「歌星」等詞彙，調查結果如表一，由此表可看出臺北市五個二次方言老、中、青三個世代〈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

表一：臺北市閩南語〈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

二次方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test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老泉山	ī	98.75	3.54	95.00	10.69	68.75	23.57	87.50	19.74	9.40***	老=中>青
	ē	1.25	3.54	3.75	10.61	21.25	15.53	8.75	13.93	7.79**	青>中=老
新泉山	ī	98.75	3.54	86.25	14.08	60.00	22.68	81.67	22.20	12.95***	老=中>青
	ē	.00	.00	13.75	17.73	35.00	17.73	16.25	19.24	14.56***	青>中=老
老同安	ī	100.00	.00	94.55	10.36	68.89	15.37	89.03	16.60	25.10***	老=中>青
	ē	.00	.00	4.55	9.34	24.44	17.40	8.71	14.77	13.82***	青>中=老
新同安	ī	96.67	7.07	88.75	13.56	68.75	28.50	85.20	21.24	5.14*	老>青
	ē	.00	.00	10.00	13.09	22.50	19.28	10.40	15.94	5.98**	青>老
漳海腔	ī	62.22	31.14	60.00	30.91	40.00	18.52	54.81	28.60	1.61	-
	ē	35.56	32.83	39.00	29.61	53.75	21.34	42.22	28.60	.95	-

*p<.05 **p<.01 ***p<.001

⁸ 〈入入〉類的老泉山腔變體是 [dz]，洪惟仁 (2009) 的普通腔變體也列 [dz]。[dz] 是老年人的通行變體，但臺灣閩南語普遍有 [dz]→[l] 之趨勢，如果就青年層來說，[l] 才是〈入入〉類的優勢變體。

我們的調查發現臺北市〈青更_白〉類多保留既有的泉腔變體，泉腔的四個二次方言區〈青更_白〉類讀 [i] 的百分比平均數都超過 80%，例如老同安腔的老年人百分之百都說泉腔變體 [i]，中年讀 [i] 的百分比平均數也高達 94.55%，青年降為 68.89%，老同安腔〈青更_白〉類讀泉腔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89.03%，事後檢定 (Scheffe test) 的結果是老年等於中年，兩者大於青年 ($F=25.10, p<.001$)。至於非泉腔區的漳海腔，老、中、青所有受訪者〈青更_白〉類讀 [i] 的百分比平均數也超過五成，其中老年說泉腔變體 [i] 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62.22%，中年為 60.00%，青年為 40.00%。事後檢定的結果是三個年齡層的百分比平均數沒有差異 ($F=1.61, p>.05$)。

從臺北市五區〈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來看，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大多仍維持泉腔變體，泉腔的四個次方言區保留泉腔變體 [i] 的百分比平均數均超過八成。至於漳海腔的泉腔變體 [i] 百分比平均數也超過五成。由這個調查結果來看，臺北市閩南語〈青更_白〉類仍多保留其泉腔特色。不過新同安腔的統計結果顯示青年漳腔變體 [ɛ̃]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老年 ($F=5.98, p<.01$)，其餘三個泉腔二次方言則是青年漳腔變體 [ɛ̃]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中年及老年；泉腔變體 [i] 則呈現相反的趨勢，老年的 [i] 維持得較好。我們可以看出隨著世代交替，泉腔區年輕世代的漳腔變體 [ɛ̃] 在逐漸增加中，不同年齡層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顯然青年受到普通腔的影響較為明顯。

至於普通腔〈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如何？普通腔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洪惟仁 (2010[1992]: 124) 曾提出臺東腔是臺灣普通腔的代表方言點：「……臺東腔則是漳泉融合再融合的結果，在閩南語的各種腔調中應該具有代表性，可以當作閩南語的標準音。」臺東市〈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如何？陳淑娟 (2020: 48) 的調查發現臺東市〈青更_白〉類漳腔變體 [ɛ̃] 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71.58%，泉腔變體 [i] 則是 28.16%，兩個變體老、中、青都沒有世代差異。表二即可看出臺東市閩南語老、中、青〈青更_白〉類 [ɛ̃]、[i] 的變體分布。

也許有人質疑臺東腔作為普通腔代表的正當性，⁹ 不過我們認為臺東市〈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與普通腔十分接近。陳淑娟 (2009) 在臺南市區及安平區調查後，亦曾推測〈青更_白〉類的普通腔變體大約是七成漳腔變體混合三成泉腔變體，因為該文調查的臺南市區為漳腔區、安平區為泉腔區，兩區的年輕人〈青更_白〉類卻有共

⁹ 洪惟仁 (2010[1992]: 124) 提到：「只可惜臺東這個新移民區並沒有發展出高度的文化，一個沒有文化的語言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亦即從方言接觸的觀點來看，臺東閩南語的確是漳、泉快速融合之地，但若要發揮實際的影響力，又需要具備發展出高度文化等條件。

表二：臺東市閩南語〈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陳淑娟 2020：48）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test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ĩ	28.18	29.26	29.38	18.43	26.36	18.04	28.16	21.42	.06	-
ẽ	71.82	29.26	70.63	18.43	72.73	17.37	71.58	21.25	.03	-

同演變的趨向，即是七成漳腔變體混合三成泉腔變體。臺東市的調查與臺南市的調查可說是互相呼應。

比較臺東市跟臺北市閩南語的〈青更_白〉類，的確可看出此音類臺北市閩南語的泉腔成分維持得相當好，普通腔大約是七成漳腔變體、三成泉腔變體；臺北市四個泉腔二次方言的泉腔變體都超過八成。即使是漳海腔區〈青更_白〉類泉腔變體 [ĩ] 的百分比平均數也超過 50.00%，各區中僅有漳海腔區的青年漳腔變體 [ẽ] 超過 50.00%。因此就這個音類來說，臺北市老年閩南語並未向普通腔靠攏，中、青年稍微受到普通腔影響，但仍以泉腔變體為主。漳海腔的青年漳腔變體 [ẽ] 為 53.75%，雖然老、中、青無顯著差異，不過可以看出漳海腔〈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跟普通腔的差異明顯較小。

(二)同安腔特點的衰退

同安腔有兩個異於泉山腔的特點，即〈關觀_白〉類讀 [ũãĩ] 及〈龔干_白〉類讀 [ãĩ] 變體。臺北市閩南語的老同安腔、新同安腔是否仍維持同安腔的特點？本文調查兩個〈龔干_白〉類的詞彙：「還_錢」及「反_拜」，調查百餘位發音人後，發現「反_拜」僅有一位發音人說 [ãĩ]，其餘都說 [in]，該詞彙幾乎已無同安腔特徵，因此後續〈龔干_白〉類僅討論「還_錢」是否保留同安腔變體。¹⁰

1. 〈關觀_白〉類讀 [ũãĩ] 的特點

〈關觀_白〉類讀 [ũãĩ] 是同安腔的特點，例如「縣」，老泉山腔變體是 [kũr³³]、新泉山腔變體是 [kũr³³] 或 [kuan³³]、老同安腔變體是 [kũãr³³] 或 [kuan³³]、新同安腔變體是 [kũãr³³]、漳海腔變體是 [kuan³³]（洪惟仁 2009：247）。表三是臺北市閩南語〈關觀_白〉類的變體分布。

¹⁰ 本文後續參考洪惟仁 (2023: 137) 的作法，將之標示為〈龔干_白〉(還)，表示僅討論〈龔干_白〉類「還_錢」這個詞的變體分布。

表三：臺北市閩南語〈關觀_白〉類的變體分布

二次方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test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老泉山	üā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uan	12.50	35.36	62.50	51.75	87.50	35.36	54.17	50.90	6.76**	青>老
	üi	87.50	35.36	25.00	46.29	.00	.00	37.50	49.45	14.37***	老>中=青
新泉山	üāi	.00	.00	12.50	35.36	.00	.00	4.17	20.41	1.00	-
	uan	50.00	53.45	87.50	35.36	100.00	.00	79.17	41.49	3.96*	青>老
	üi	50.00	53.45	.00	.00	.00	.00	16.67	38.07	7.00**	老>中=青
老同安	üāi	81.82	40.45	27.27	46.71	.00	.00	38.71	49.51	12.97***	老>中=青
	uan	9.09	30.15	72.73	46.71	100.00	.00	58.06	50.16	20.19***	青=中>老
	üi	9.09	30.15	.00	.00	.00	.00	3.23	17.96	.90	-
新同安	üāi	22.22	44.10	50.00	53.45	.00	.00	24.00	43.59	3.11	-
	uan	33.33	50.00	50.00	53.45	100.00	.00	60.00	50.00	5.50*	青>中=老
	üi	33.33	50.00	.00	.00	.00	.00	12.00	33.17	3.52*	-
漳海腔	üāi	11.11	33.33	.00	.00	.00	.00	3.70	19.25	1.00	-
	uan	88.89	33.33	100.00	.00	100.00	.00	96.30	19.25	1.00	-
	üi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

*p<.05 **p<.01 ***p<.001

由表三的統計結果我們的確看出 [üāi] 是同安腔的特色，尤其老同安腔的老年保留 [üāi]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81.82%，然而中年卻驟降為 27.27%，青年則完全沒有 [üāi]。老、中、青三代的百分比平均數，檢定的結果是老年大於中年及青年 (F=12.97, p<.001)，可見老同安腔的中、青年，正在快速失去 [üāi] 這個同安腔特點。新同安腔的老年及中年也有 [üāi]，青年則已無 [üāi]，老、中、青三代的百分比平均數檢定並無世代差異 (F=3.11, p>.05)。[üāi] 這個同安腔特色的變體，主要留存在老同安及新同安的老年及中年，青年層已經全都說漳腔變體，亦即普通腔變體 [uan]。這組音普通腔變體的勢力非常強大，同安腔的方音特點 [üāi] 恐將消失。

2. 「還錢」讀 [āi] 的特點

同安腔的另一個特點是〈戥干_白〉（還）讀 [āi]，例如「還錢」讀 [hāi¹⁴]。臺北市各區「還錢」的變體分布如表四。

表四：臺北市閩南語「還錢」的變體分布

二次方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test
		平均數 %	標準差 %								
老泉山	ãĩ	.00	.00	6.25	17.68	31.25	25.88	12.50	22.12	6.68**	青>中=老
	ĩŋ	93.75	17.68	93.75	17.68	68.75	25.88	85.42	23.22	3.86*	-
新泉山	ãĩ	6.25	17.68	31.25	25.88	6.25	17.68	14.58	23.22	3.86*	-
	ĩŋ	93.75	17.86	68.75	25.88	93.75	17.68	85.42	23.22	3.86*	-
老同安	ãĩ	31.82	25.23	31.82	25.23	27.78	26.35	30.65	24.76	.08	-
	ĩŋ	68.18	25.23	68.18	25.23	72.22	26.35	69.35	24.76	.08	-
新同安	ãĩ	16.67	25.00	18.75	25.88	12.50	23.15	16.00	23.80	.13	-
	ĩŋ	83.33	25.00	81.25	25.88	87.50	23.15	84.00	23.80	.13	-
漳海腔	ãĩ	.00	.00	25.00	26.35	12.50	23.15	12.96	22.33	3.56*	中>老
	ĩŋ	83.33	25.00	75.00	26.35	75.00	26.73	77.78	25.32	.31	-

*p<.05 **p<.01 ***p<.001

統計結果顯示各區中保留較多 [ãĩ] 變體的是老同安腔，不過整體的百分比平均數只有 30.65%；至於新同安腔、漳海腔及泉山腔的 [ãĩ] 變體只有百分之十幾。我們發現兩個比較特殊的現象，即老泉山腔的青年讀 [ãĩ]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31.25%，老年完全沒有 [ãĩ] 變體，事後檢定的結果是青年高於老年及中年 (F=6.68, p<.01)；漳海腔的中年有四分之一讀 [ãĩ] 變體，老年亦無此變體。從這些變體分布來看，「還錢」讀 [ãĩ] 散布在各二次方言，老同安腔的 [ãĩ] 百分比平均數最高，其餘各區 [ãĩ] 都佔百分之十幾，可見這個方音的同安腔特色並不明顯。

從同安腔兩個異於泉山腔特點的調查分析，我們看到雖然老同安腔的老年〈關觀白〉類讀 [ũãĩ] 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81.82%，然而不管老同安或新同安區的青年都已無 [ũãĩ] 變體，臺北同安腔〈關觀白〉類讀 [ũãĩ] 的特點即將消失。至於「還錢」讀 [ãĩ] 的特點，老同安腔尚保留約 30% 的 [ãĩ]，老、中、青的百分比平均數沒有世代差異 (F=0.08, p>.05)。然而其他四個二次方言都有百分之十幾的 [ãĩ]，顯示「還錢」讀 [ãĩ] 並非同安腔特有的。

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可用央元音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保有複元音 [œe] 及陽聲韻 [in] 的老泉山腔，第二類是有兩個單央元音 [i]、[ə] 的新泉山及老同安腔，第三類則是無央元音的新同安腔。但以上的分類條件無法將新泉山腔跟老同安腔區分開來，必須用其他條件區分這兩區。洪惟仁 (2009) 的研究顯示〈關觀白〉類讀 [ũãĩ] 及〈雙干白〉類讀 [ãĩ] 是區分新泉山腔跟老同安腔的重要條件，因為這兩個

是同安腔特有的變體，泉山腔並無此特點。然而隨著年輕世代逐漸失去〈關觀_白〉類讀 [ũãĩ] 的特點，未來〈關觀_白〉類將無法作為區分新泉山腔跟老同安腔的條件。而「還_錢」讀 [ãĩ] 這個條件，目前也無法區分新泉山腔跟老同安腔，因為方言接觸造成了方言混雜，表四中臺北市閩南語每一個二次方言都有 [ãĩ]，甚至漳海腔也有 [ãĩ]。因此〈關觀_白〉類及〈雙干_白〉類這兩個音類，由於 [ũãĩ] 在年輕世代的式微及 [ãĩ] 在各區的零星散布，日後恐無法再用以區分新泉山腔跟老同安腔。

(三) 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異

陳淑娟、杜佳倫 (2011) 探討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變異與變化，發現不同結構的央元音韻中，以複元音韻 [œ] 衰退最快，其次是陽聲韻 [in]，單元音韻衰退較慢；而兩個單元音韻央元音 [i]、[ə]，又以 [ə] 衰退較快，此結果與洪惟仁 (2003) 的研究不同，洪惟仁認為 [i] 比較有標，因此 [i] 會衰退較快。陳淑娟、杜佳倫 (2011) 已對此現象提出解釋。而當央元音韻消失之際，臺北市泉腔閩南語的元音系統又有怎樣進一步的變化？本文將以老泉山、新泉山、老同安、新同安及漳海腔五區的調查討論分析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變化。

討論閩南語的元音系統時，最關鍵的音類是〈刀高_白〉類，〈刀高_白〉類可能有 [o]、[ɔ] 或 [ə] 等不同變體，這將影響〈刀高_白〉類及〈高沽〉類的分立或合流，因此本文首先探討臺北市各二次方言〈刀高_白〉類的變體分布；另一個較少被關注的音類——〈高高_文〉類，其漳腔變體是 [o]、泉腔變體是 [ɔ]，臺北市閩南語〈刀高_白〉類的變異也可能對〈高高_文〉類產生連動的影響，因此本文也將分析這個音類的變體分布。

1. 〈刀高_白〉類 /o/ 的變異

陳淑娟 (2010) 曾在臺北市的四個泉腔區，設計〈刀高_白〉類及〈高沽〉類的最小對比詞（例如「桃」、「塗」），每區調查 12 人，檢驗 /o/、/ɔ/ 是混同或者有分別。陳淑娟 (2010) 的調查顯示當時泉山腔及同安腔佔多數的元音系統不同，且同安腔有展唇音 [ə] 的比例高於泉山腔。由於陳淑娟 (2010) 只調查幾個最小對比詞，又因調查人數少而未將泉山腔及同安腔再細分為四個二次方言，因此本文分四個泉腔二次方言對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發展繼續作深入的分析，並納入漳海腔，也進一步檢視漳海腔元音系統的演變與泉腔區是否不同。

本文設計十個〈刀高_白〉類的詞，調查老泉山、新泉山、老同安、新同安及漳海腔五區〈刀高_白〉類的變體分布，釐清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發展。表五是臺北市各二次方言〈刀高_白〉類老、中、青三代的變體分布。

表五：臺北市閩南語〈刀高_白〉類老、中、青的變體分布

二次方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test
		平均數 %	標準差 %								
老泉山	o	75.00	43.34	53.13	43.25	10.63	18.41	46.25	44.61	6.29**	老>青
	ɔ	25.00	43.34	43.75	43.81	81.88	21.70	50.21	43.40	4.72*	青>老
	ə	.00	.00	2.50	3.78	4.38	6.23	2.29	4.42	2.18	-
新泉山	o	70.63	44.03	59.38	47.99	1.25	3.54	43.75	47.53	7.82**	老=中>青
	ɔ	13.75	34.92	36.25	50.12	78.75	24.60	42.92	45.59	6.03**	青>老
	ə	15.00	35.05	2.50	5.35	16.88	18.70	11.46	23.05	.91	-
老同安	o	90.91	23.11	81.36	25.21	13.89	24.08	65.16	40.90	29.00***	老=中>青
	ɔ	6.82	19.53	.91	3.02	48.33	38.65	16.77	30.92	11.32***	青>老=中
	ə	.00	.00	15.91	21.43	31.67	36.91	14.84	26.12	4.50*	青>老
新同安	o	61.67	46.70	65.63	38.49	19.38	22.11	49.40	41.79	3.76*	-
	ɔ	35.56	47.79	25.63	34.06	63.13	24.34	41.20	39.06	2.19	-
	ə	.56	1.67	5.63	12.37	9.38	5.63	5.00	8.29	2.79	-
漳海腔	o	93.33	12.99	83.00	23.36	42.50	43.26	74.44	34.79	7.50**	老=中>青
	ɔ	2.22	6.67	5.00	10.00	43.75	46.96	15.56	31.48	6.52**	青>老=中
	ə	2.22	3.63	10.50	23.51	10.00	8.86	7.59	15.21	.83	-

*p<.05 **p<.01 ***p<.001

由表五老、中、青的比較可以看出，老泉山、新泉山、老同安及漳海腔四區的〈刀高_白〉類有共同的演變趨勢，即舊變體圓唇 [o] 元音的衰退。例如新泉山腔，老年圓唇 [o] 元音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70.63%，中年 [o] 元音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59.38%，青年的 [o] 元音僅剩 1.25%，事後檢定的結果是老年等於中年、且兩者大於青年 (F=7.82, p<.01)。不僅泉腔區青年的舊變體圓唇 [o] 元音衰退得很快，漳海腔也類似，老年舊變體圓唇 [o] 元音的百分比平均數高達 93.33%，中年尚有 83.00%，但青年卻僅剩 42.50%。

舊變體圓唇 [o] 元音衰退後，取而代之的是圓唇 [ɔ]。例如老泉山腔的老年 [ɔ] 元音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25.00%，中年則為 43.75%，青年驟增為 81.88%，事後檢定的結果是青年大於老年 (F=4.72, p<.05)。新泉山、老同安及漳海腔也都呈現同樣的趨勢。因此這四區 [o] 元音衰退、[ɔ] 取而代之是極明顯的趨勢。

至於臺灣南部非常盛行的展唇音 [ə] 在臺北有沒有競爭力呢？我們的調查中只有老同安的 [ə] 青年的百分比平均數 (M=31.67%) 在統計上顯著高於老年，老年完全沒有 [ə] 變體。¹¹ 儘管老同安的展唇音 [ə] 有世代差異，不過就整體的百分比平均數來看，圓唇 [ɔ] 的百分比平均數 (M=16.77%) 仍略高於展唇音 [ə] (M=14.84%)。整體而言，臺北市閩南語〈刀高_白〉類仍以圓唇音佔多數，其中最具競爭力的是圓唇 [ɔ]，舊變體圓唇 [o] 則是衰退中的變體。展唇音 [ə] 在臺北市並非強勢變體，與臺灣南部閩南語不同。

2. 〈高高_文〉類的變異

臺北市閩南語〈刀高_白〉類由 [o] 趨向 [ɔ]，導致元音系統傾向 /ɔ/、/o/ 不分，這個音變趨勢是否影響其他音類？洪惟仁 (2009) 的變體配方中，〈高高_文〉類的老泉山腔變體是 [ɔ]，新泉山、老同安及新同安變體都是 [ɔ]、[o] 兩種變體混雜，漳腔〈高高_文〉類的變體則是 [o]。過去的研究較少討論〈高高_文〉類，然而 /ɔ/、/o/ 的變動勢必將影響到〈高高_文〉類的變體分布，因此本文將〈高高_文〉類列入討論。

《同安縣志》(2000: 1351)〈高高_文〉類的「課」讀 [o]；張屏生 (1996: 288) 的同安方言同音字表中〈高高_文〉類亦讀 [o]；洪惟仁 (2009: 261) 認為其表現和《彙音妙悟》的系統不同，而和屬同安方言的韻書《拍掌知音》系統相當，因而推論臺北同安腔大概本來讀 [o]，[ɔ] 變體則是由泉山腔借來的。臺北市各二次方言〈高高_文〉類的調查結果如表六，此表呈現臺北市閩南語各二次方言老、中、青〈高高_文〉類的變體分布。

從表六的調查統計我們看到新泉山、老同安及漳海腔中年〈高高_文〉類的 [o] 高於青年。例如新泉山腔中年 [o] 的百分比平均數為 46.88%，青年完全沒有 [o]；漳海腔也是中年 [o] 的百分比平均數 (M=85.00%) 高於青年 (M=37.50%)，雖然漳海腔的整體百分比平均數是 [o] 較高，不過從世代比較看來，漳海腔〈高高_文〉類具競爭力的變體是 [ɔ]，青年 [ɔ] 的百分比平均數是 43.75%，高於中年的 2.50%，兩者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F=4.12, p<.05)。

¹¹ 老同安腔區青年的展唇音 [ə] 跟老年有顯著差異，老同安腔的展唇音何以與其他二次方言區不同，目前尚未找到合理解釋，未來仍須繼續觀察展唇音 [ə] 的發展。

表六：臺北市閩南語〈高高_文〉類老、中、青的變體分布

二次方言	方音	老年		中年		青年		全部		F	Scheffe test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老泉山	o	12.50	18.90	40.63	46.17	9.38	18.60	20.83	32.69	2.51	-
	ɔ	71.88	33.91	43.75	43.81	75.00	18.90	63.54	35.34	2.07	-
	ə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新泉山	o	37.50	42.26	46.88	36.44	.00	.00	28.13	37.09	4.74*	中>青
	ɔ	56.25	39.53	46.88	41.05	84.38	35.20	62.50	40.38	2.04	-
	ə	6.25	17.68	.00	.00	12.50	26.73	6.25	18.43	.91	-
老同安	o	72.73	30.53	81.82	25.23	13.89	33.33	58.87	41.10	14.88***	老=中>青
	ɔ	27.27	30.53	11.36	17.19	44.44	42.90	26.61	32.87	2.81	-
	ə	.00	.00	6.82	22.61	22.22	44.10	8.87	27.80	1.70	-
新同安	o	41.67	39.53	56.25	39.53	12.50	35.36	37.00	40.90	2.72	-
	ɔ	50.00	43.30	43.75	39.53	84.38	35.20	59.00	42.01	2.46	-
	ə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漳海腔	o	77.78	26.35	85.00	26.87	37.50	42.26	68.52	37.08	5.47*	中>青
	ɔ	22.22	26.35	2.50	7.91	43.75	47.72	21.30	33.76	4.12*	青>中
	ə	.00	.00	7.50	23.72	6.25	11.57	4.63	15.56	.59	-

*p<.05 **p<.01 ***p<.001

本文關於臺北市閩南語〈高高_文〉類老、中、青的量化調查顯示，就整體百分比平均數來看，[ɔ] 佔多數變體的是老泉山腔、新泉山腔及新同安腔；而老同安腔及漳海腔〈高高_文〉類的多數變體是 [o]。僅據此音類在各二次方言的分布，似乎難以斷定漳海腔的青年〈高高_文〉類 [ɔ] 多於 [o]，究竟是受老泉山腔 [ɔ] 變體的影響，或者是基於內部結構的演變。然而若比對臺北市各二次方言〈高高_文〉類老、中、青的變體分布，可明顯看出 [ɔ] 的明顯成長是在青年這個世代。若漳海腔的青年〈高高_文〉類因為泉山腔 [ɔ] 變體的影響，導致 [ɔ] 多於 [o]，那麼要如何解釋老泉山腔及新泉山腔〈高高_文〉類，青年 [ɔ]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竟也高於中年及老年？¹² 顯然臺北市老泉山腔變體的影響不足以解釋臺北市青年 [ɔ] 變體的增加趨勢。青年 [ɔ] 變體百分比平均數的增加是跨各二次方言的普遍趨勢，此不同年齡層的變化，很難證實其為來自於老泉山腔 [ɔ] 變體的片面影響。只能說老泉山腔變體 [ɔ] 提供方言接觸後音變的助力，但更主要的動力來自元音結構的

¹² 老泉山腔、新泉山腔老、中、青三代 [ɔ] 的變體分布並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然而表面的數據以青年的百分比平均數最高。

重整。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後元音有從 /u, o, ɔ/ 三個整併為 /u, ɔ/ 兩個的趨勢。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 [o] 是弱勢的語音，[o] 逐漸趨近於 [ɔ]，由於元音系統重整的連動影響，導致臺北市各二次方言青年〈高高_文〉類的 [ɔ] 多於 [o]。

臺北市各二次方言青年〈高高_文〉類的 [ɔ] 多於 [o]，是否可能為老泉山腔變體 [ɔ] 的擴張，致使各二次方言青年的〈高高_文〉類轉而讀 [ɔ]？我們仔細探究老泉山腔的變體分布，此區青年 [ɔ]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亦高於老年及中年，因此我們很難認定這是老泉腔變體 [ɔ] 的擴張。元音系統的自然演變也影響臺北市閩南語〈高高_文〉類變異，此自然演變乃因臺北市閩南語在央元音消失後，原本前二 /i, e/ 後三 /u, o, ɔ/ 的不對稱結構，經過元音系統的重整，朝向 /ɔ/、/o/ 不分的對稱結構演變，所以產生漳海腔的青年 [ɔ] 大幅增加的現象。再者，普通腔元音系統的重整，也可能影響臺北市閩南語〈高高_文〉類的變體分布，陳淑娟 (2010)、許慧如 (2016) 及劉秀雪 (2020) 都提出臺灣閩南語 /o/ 元音有展唇化為 [ə] 或與 /ɔ/ 合流之趨勢，[o] 元音的衰退是明顯之趨勢，臺灣閩南語普通腔亦正在進行元音系統之重整，目前是五元音及有展唇音的南部六元音持續競爭中，北部主要是朝向對稱五元音發展，因此若就方言接觸來說，臺灣普通腔 [o] 元音的衰退，原本的後元音 /o/、/ɔ/ 合併為 /ɔ/，亦可能影響臺北市閩南語〈高高_文〉類青年變體 [ɔ] 的擴增。

洪惟仁 (2009: 248) 曾論及：「〈高高〉老泉音唸成 -ɔ，如『保庇』唸成 póo-pi，『島』唸成 tóo，但同韻字大部分已經變成漳音 -o，凡是唸成 -oo 的可以判定是泉腔方言。」從我們的調查數據來看，這個判定標準在臺北顯然已失效。

五、討論與分析

上一節分析了臺北市閩南語〈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兩個同安腔特點的衰退及元音系統的變化之後，本節將繼續從內在動力及外部接觸來討論臺北市閩南語的音變。

(一) 方言接觸與方言平整化 (dialect levelling)

何大安 (1987: 163) 指出：「語言的變遷，有其內在的動力，也有外在的條件。……分化與接觸，會加快語言變遷的腳步。」臺北市閩南語的音變有來自語言

內部的動力及外部語言接觸的影響，前述討論的各音類中，有的音變是內在動力所致，有的來自方音接觸，有的則兩者兼具。臺北市閩南語的〈青更_白〉類的變體分布（參見表一），四個泉腔二次方言保留泉腔變體 [i] 的比例都超過八成，即使是士林、內湖等的漳海腔區，泉腔變體 [i] 的整體百分比平均數也超過五成，尤其老年及中年的泉腔變體 [i] 均超過六成，這顯然是因其處在臺北這個泉腔大本營，受到鄰近泉腔方言的影響。泉腔方言區老年保留泉腔變體 [i] 的百分比平均數超過 96%，可見臺北市泉腔區老年的〈青更_白〉類並未受到普通腔的影響；不過中、青年的漳腔變體 [ɛ] 逐漸增加，以漳腔變體 [ɛ] 為主的普通腔對臺北中、青年的方音已經開始產生影響。臺北市各區各年齡層中僅有漳海腔區的青年漳腔變體 [ɛ] 超過半數，其餘各區各年齡層的〈青更_白〉類均是泉腔變體 [i] 佔多數。由〈青更_白〉類的調查我們可以看出近年浮現的普通腔對臺北市老年人的方音沒什麼影響，但已經開始影響中、青年的閩南語。

臺北市閩南語的方音接觸及變化可用方言平整化的概念來分析，方言平整化是有標變體的縮減 (reduction) 或減損 (attrition) (Trudgill 1986: 98)，這個過程通常發生在不同方言使用者接觸時，比方移民者的語言 (Siegel 1985: 364)。方言平整化的結果有構詞上的省略和簡化、明顯特徵的丟失及消除地區的特徵等 (Siegel 1985: 365)。按照 Siegel (1985) 的定義，臺北市閩南語歷經了方言平整化，因為臺北市的閩南語各二次方言的接觸，有標的方音逐漸減損，具特色的方音也逐步消失，例如同安腔〈關觀_白〉類說 [ũāi] 的方音特點，老同安及新同安的青年已不復見。而複音韻央元音、陽聲韻央元音及單音韻央元音的崩潰亦為臺灣各老泉腔方言正在經歷的方言平整化（陳淑娟、杜佳倫 2011）。

普通腔的發展演變則是折衷共同化 (koineization)，折衷共同化是動態的過程，通常是方言平整化和方言混合，逐漸形成穩定的折衷共同語 (koine)。¹³ 折衷共同化在新方言的形成扮演關鍵角色，在語言接觸和混合初期，語言的歧異性 (linguistic variability) 很大，不過會隨著語言形式的縮減產生聚焦 (focusing)。縮減貫穿整個折衷共同化的過程，包含平整化少數及有標的言談形式，以及簡化不規則性 (Trudgill 1986: 107-108)。在臺灣各地閩南語方言長期接觸之後，一個新的折衷共同語——普通腔正在浮現。曹逢甫 (2013: 475-476) 的研究也認為鍾露昇 (1967) 的調查顯示臺北盆地的閩南語在五〇、六〇年代依然漳泉分明，他推論閩南語漳泉

¹³ Siegel (1985: 365) 認為折衷共同化跟方言平整化的不同在於前者會產生新的折衷共同語，後者則會使相互接觸的方言有所改變，但不會產生新的方言。

濫是近五十年臺灣交通發達、廣播電視普及以後的事。¹⁴ 從臺北市的泉腔二次方言，老年的〈青更_白〉類讀泉腔變體 [i] 的百分比平均數均超過 96%，即可看出普通腔對臺北市老年的方音影響較小，不過臺灣普通腔已經開始影響臺北市中、青年的方言。

(二) 自然演變或方言接觸

臺北各二次方言的長期接觸，以及普通腔的興起，導致同一音類方言混雜極為普遍，老泉山、新泉山、老同安、新同安及漳海腔各個音類大多混雜了各種變體。有的音變是源於內在的動力，有的則主要是透過方音接觸。例如相較於其他二次方言區，老同安腔保留較多「還」讀 [ãi] 的特點，不過並無世代差異。五個二次方言區中，老泉山腔的 [ãi] 變體有世代差異，青年讀 [ãi]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中年及老年，而漳海腔中年讀 [ãi] 變體的百分比平均數高於老年。「還」讀 [ãi] 是同安腔變體，老泉山腔及漳海腔的 [ãi] 變體應是受同安腔影響。

至於〈刀高_白〉類趨向於讀 [ɔ]，則是自然演變的結果。原本老泉腔的元音系統為 /i, e, i, ə, a, u, o, ɔ/ 八元音，央元音崩潰後變成 /i, e, a, u, o, ɔ/ 六元音，此系統曾是臺灣老輩閩南語最通行的元音系統，但其前二後三，結構不對稱。此不對稱結構又跟世界語言常見的不對稱結構不同，Schwartz et al. (1997: 251) 從 UPSID 語料庫的語料，看到世界的語言如果是不對稱的結構，多是前元音比後元音多，例如英語的前元音較多。這跟口腔的結構有關，口腔前方的空間較大，後方近舌根處較窄。然而 /i, e, a, u, o, ɔ/ 六元音卻是後元音多於前元音，這與世界元音系統的分布趨勢不同，/i, e, a, u, o, ɔ/ 六元音可謂是一個較有標的元音系統。除了不對稱平衡，加上後元音比前元音多，/o/、/ɔ/ 的距離太近，不易分辨，所以這個不利於聽辨的元音系統進一步重整，/o/、/ɔ/ 整合為一個音位，形成 /i, e, a, u, ɔ/ 五元音系統，這也是世界上最常見、最無標的元音系統（陳淑娟 2010、2019）。臺灣新竹的新豐方言（陳淑娟 2019）、龜山島方言（陳淑娟 2014）、宜蘭溪北、溪南方言（陳淑娟 2017）及花蓮閩南語（陳淑娟、陳彥君 2020）都有類似的演變。

〈高高_文〉類原本漳腔讀 [o]，同安腔的變體亦為 [o]，但也混雜了由泉山腔移借來的 /ɔ/。因為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 /o/、/ɔ/ 整合形成 /i, e, a, u, ɔ/ 五元音系統，因此〈高高_文〉類的強勢變體是 [ɔ]，而非漳海腔、老同安腔及新同安腔本有的

¹⁴ 曹逢甫 (2013) 推論「漳泉濫」的大量發生應該是近四十年的事。該文於 2013 年發表，因此本文對普通腔的形成時間推論改為近五十年。

[o]，後元音 /o/、/ɔ/ 整合為 /ɔ/，此為不對稱元音結構的自然演變。而〈高高_文〉類老泉山腔本有的 [ɔ] 變體，因元音 /o/、/ɔ/ 整合的助力，[ɔ] 於是變成臺北市閩南語〈高高_文〉類的多數變體。因元音系統演變而連帶受影響的〈高高_文〉類，表面上看是讀泉腔變體 [ɔ] 的人變多了，甚至擴及漳海腔區，然而此並非主要來自方言接觸的影響，而是語言內部元音結構重整的連動變化，因為臺北市閩南語的元音系統趨向 /i, e, a, u, ɔ/ 五元音，元音 /o/、/ɔ/ 合併為 /ɔ/，造成臺北市的青年〈高高_文〉類也說泉腔變體 [ɔ]，而非漳腔變體 [o]。由於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正趨向 /o/、/ɔ/ 不分的五元音系統，[o] 元音是一個弱勢的語音，〈高高_文〉類的變體分布也連帶受到影響，未來恐怕無法用〈高高_文〉類說 [ɔ] 或 [o] 來區分臺北市的漳腔與泉腔方言。

六、結論

本文探究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受普通腔影響的程度，分析探討漳泉差異最具代表性的〈青更_白〉類，臺北市泉腔閩南語仍多維持既有的泉腔變體 [i]，四個泉腔二次方言均保留八成的 [i]，此與臺灣閩南語普通腔極為不同。檢視老、中、青的變體分布，發現四個泉腔二次方言的老年人幾乎完全保留泉腔變體 [i]，泉腔區的中、青年雖主要保留泉腔變體 [i]，然而隨著世代交替，漳腔變體 [ɛ] 有微幅增加的趨勢。其次，我們分析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演變，隨著世代變遷，〈刀高_白〉的 [o] 變體逐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 [ɔ]，不論泉腔區或漳腔區，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主要朝 /o/、/ɔ/ 不分的五元音系統演變。〈高高_文〉類的漳腔變體是 [o]、泉腔變體是 [ɔ]，洪惟仁 (2009) 分析臺北閩南語的類型及分布時認為〈高高_文〉類若讀 [ɔ]，可以認定是泉腔方言。然而這個判定標準在臺北已失效，因為臺北漳海腔的青年〈高高_文〉讀 [ɔ] 的百分比平均數最高，然而我們不能因此推論他們說的是泉腔方言，臺北市的青年〈高高_文〉讀 [ɔ] 乃因臺北市閩南語的元音系統將 /ɔ/、/o/ 合併為 /ɔ/，臺北市青年的元音系統大多已無 [o]，所以將〈高高_文〉讀為 [ɔ]。再者，同安腔的特點是〈關觀_白〉類讀 [ũãĩ] 及〈隻干_白〉類讀 [ãĩ]，然而我們的調查發現老同安及新同安的青年已無〈關觀_白〉類讀 [ũãĩ] 的特點。統計顯示我們也無法宣稱〈隻干_白〉類的「還」讀 [ãĩ] 是同安腔特點，因為泉山腔也有部分「還」讀 [ãĩ] 的現象。

臺北市閩南語各二次方言的變體分布，有的是方言接觸的結果，有的是自然演

變的結果，例如臺北市閩南語元音系統的演變及青年〈高高_文〉讀 [ɔ] 主要是元音結構的內部演變，而老泉山腔及漳海腔的「還」讀 [ãĩ] 變體應是受同安腔的影響。臺北市閩南語各次方言歷經方言平整化，捨棄較有標的方音，留下較自然、無標的方音。而正在歷經折衷共同化的普通腔，也對臺北市中、青年的方音開始產生影響。

本文的貢獻如下：(1) 本文為臺北市跨五個二次方言且兼顧不同世代的調查研究，透過各個二次方言老、中、青的調查，可以更全面的瞭解臺北市閩南語各音類不同變體的分布與變化。(2) 同安腔的兩代表性音類——〈關觀_白〉類讀 [ũãĩ] 及〈雙干_白〉類讀 [ãĩ]，未來亦無法作為區分新泉山腔及老同安腔的依據，因為青年〈關觀_白〉類已無 [ũãĩ] 變體，而〈雙干_白〉類的「還」讀 [ãĩ] 則分布在臺北市各個二次方言區。(3) 本文提出前人未論及的一些觀點，可資未來討論臺北市閩南語分區的思考。臺北市青年〈高高_文〉類多數讀 [ɔ]，此異於普通腔變體 [o] 的變化乃與臺北市閩南語的元音重整有關，因為元音系統 /ɔ/、/o/ 合併為 /ɔ/ 的影響，導致青年〈高高_文〉類大量使用 [ɔ]，未來我們無法以〈高高_文〉類讀 [ɔ] 作為認定其為泉腔方言的判準。(4) 本文亦從方言接觸及內部演變的不同面向分析影響臺北市閩南語音變的因素，運用方言平整化及折衷共同化的概念，分析臺北市閩南語各二次方言不同年齡層受普通腔影響的程度。總之，本文對臺灣泉腔的大本營——臺北市閩南語音變之分析，除了跨各二次方言區的實證調查，亦對量化調查的音變現象進行深入的討論分析，方言混雜及接觸的方言平整化，使得部分音類的特殊變體無法繼續作為區分臺北市二次方言差的標準。

（責任校對：吳克毅）

引用書目

- 丁邦新 Ting Pang-hsin、楊秀芳 Yang Hsiu-fang 編纂，《臺北市志·卷四·社會志·語言篇》*Taibeishi zhi, juan si, shehui zhi, yuyan pian*，臺北 Taipei：臺北市政府 Taibeishi zhengfu，1991。
- 同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Tong'anxian difangzhi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同安縣志（第一版）》*Tong'anxian zhi (di yi b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0。
- 何大安 Ho Dah-an，《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Shengyunxue zhong de guannian he fangfa*，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1987。
- 洪惟仁 Ang Uijin，《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Yinbian de dongji yu fangxiang: Zhang Quan jingzheng yu Taiwan putongqiang de xingcheng*，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qinghua daxue yuya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2003。
- _____，〈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Taibeidiq Minnanyu de fangyan leixing yu fangyan fenqu”，《臺灣語文研究》*Taiwan yuwen yanjiu*，3，臺北 Taipei：2009，頁 239-309。doi: 10.6710/JTLL.200901_(3).0012
- _____，〈《台灣方言之旅》（修訂版）*Taiwan fangyan zhi lü* (xiudingban)，臺北 Taipei：前衛出版社 Qianwei chubanshe，2010[1992]。
- _____，〈《臺灣語言地圖集》*Taiwan yuyan ditu ji*，〈臺灣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Taiwan shehui yuyan dilixue yanjiu* 第 2 冊，臺北 Taipei：前衛出版社 Qianwei chubanshe，2019a。
- _____，〈《臺灣語言的分類與分區：理論與方法》*Taiwan yuyan de fenlei yu fenqu: lilun yu fangfa*，〈臺灣社會語言地理學研究〉*Taiwan shehui yuyan dilixue yanjiu* 第 1 冊，臺北 Taipei：前衛出版社 Qianwei chubanshe，2019b。
- _____，〈《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Minnan diqu fangyan ditu ji*，臺北 Taipei：臺灣語文學會 Taiwan yuwen xuehui，2023。
- 張屏生 Chang Ping-sheng，《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Tong'an fangyan ji qi bufen xiangguan fangyan de yuyin diaocha he bijiao*，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guowen yanjiusuo boshi lunwen，1996。
- 曹逢甫 Tsao Feng-fu，〈台灣閩南語共同腔的浮現：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的探討〉“Taiwan Minnanyu gongtongqiang de fuxian: yuyanxue yu shehui yuyanxue de

- tantao”，《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14.2，臺北 Taipei：2013，頁 457-484。
- 許慧如 Hsu Hui-ju，〈變動中的台語：台語 /o/ 音素三種主要讀音的現狀分析〉“Biandong zhong de Taiyu: Taiyu /o/ yinsu san zhong zhuyao duyin de xianzhuang fenxi”，《東吳中文學報》*Dongwu Zhongwen xuebao*，31，臺北 Taipei：2016，頁 303-328。
- 陳淑娟 Chen Shu-chuan，〈台南市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Tainanshi fangyan de yuyin bianyi yu bianhua”，《聲韻論叢》*Shengyun luncong*，16，臺北 Taipei：2009，頁 137-175。doi: 10.29753/CP.200912.0006
- _____，〈台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台北市、彰化市及台南市元音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Taiwan Minnanyu xinxing de yuyin bianyi: Taibeishi, Zhanghuashi ji Tainanshi yuanyin xitong yu yangru yuandiao de diaocha fenxi”，《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11.2，臺北 Taipei：2010，頁 425-468。
- _____，〈台北社子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Taibei Shezi fangyan de yuyin bianyi yu bianhua”，《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14.2，臺北 Taipei：2013，頁 371-408。
- _____，〈宜蘭龜山島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Yilan Guishandao fangyan de yuyin bianyi yu bianhua”，《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21，臺北 Taipei：2014，頁 213-243。doi: 10.30407/BDCL.201406_(21).0008
- _____，〈宜蘭溪北、溪南閩南語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Yilan Xibei, Xinan Minnanyu fangyan de yuyin bianyi yu bianhua”，《臺灣語文研究》*Taiwan yuwen yanjiu*，12.2，臺北 Taipei：2017，頁 187-215。doi: 10.6710/JTLL.201710_12(2).0002
- _____，〈新竹老同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衰退及元音系統的重整〉“Xinzhu Lao Tong'anqiang Minnanyu yang yuanyin de shuaitui ji yuanyin xitong de chongzheng”，《清華學報》*Qinghua xuebao*，新 49.3，新竹 Hsinchu：2019，頁 545-576。doi: 10.6503/THJCS.201909_49(3).0005
- _____，〈日本台灣語教學 ê 台語語音 kah 台語普通腔 ê 比較〉“Jitpun Taiuangi kauhak e Taigi giim kah Taigi phoothongkhiunn e pikau”，《台語研究》*Taigi giankiu*，12.1，臺南 Tainan：2020，頁 38-61。doi: 10.6621/JTV.202003_12(1).0002
- 陳淑娟 Chen Shu-chuan、杜佳倫 Tu Chia-lun，〈臺北市泉腔閩南語央元音的變異與變化〉“Taibeishi Quanqiang Minnanyu yang yuanyin de bianyi yu bianhua”，《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35，臺北 Taipei：2011，頁 329-370。doi: 10.6281/NTUCL.2011.35.09

- 陳淑娟 Chen Shu-chuan、陳彥君 Chen Yen-chun，〈花蓮閩南語的方音差異及音變研究——花蓮市、瑞穗及富里三個方言點的調查研究〉“Hualian Minnanyu de fangyin chayi ji yinbian yanjiu: Hualianshi, Ruisui ji Fuli san ge fangyandian de diaocha yanjiu”，《臺灣語文研究》*Taiwan yuwen yanjiu*，15.2，臺北 Taipei：2020，頁 157-206。doi: 10.6710/JTLL.202010_15(2).0001
- 董同龢 Tung T'ung-ho、趙榮琅 Chao Yung-lang、藍亞秀 Lan Ya-shiu，〈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Ji Taiwan de yi zhong Minnanhua*，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1967。
- 董忠司 Tung Chung-szu，〈臺北市、臺南市、鹿港、宜蘭等四個方言音系的整理與比較〉“Taipeishi, Tainanshi, Lugang, Yilan deng si ge fangyan yinxi de zhengli yu bijiao”，《新竹師院學報》*Xinzhū shiyuan xuebao*，5，新竹 Hsinchu：1991，頁 31-64。
- _____，〈臺灣語語音入門〉*Taiwanyu yuyin rumen*，臺北 Taipei：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2001a。
- 董忠司 Tung Chung-szu 總編纂，〈臺灣閩南語辭典〉*Taiwan Minnanyu cidian*，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出版 Wunan tushu chuban，2001b。
- 劉秀雪 Liu Hsiu-hsueh，〈閩南語元音演變路徑與觸發因素〉“Minnanyu yuanyin yanbian lujing yu chufa yinsu”，《語言暨語言學》*Yuyan ji yuyanxue*，21.3，臺北 Taipei：2020，頁 408-442。doi: 10.1075/lali.00066.liu
- 潘科元 Pan Ko-guan，〈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Da Taipei diqu Minnanyu fangyan yinyun de leixing yu fenbu*，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qinghua daxue yuya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1997。
- 鍾露昇 Chung Lu-sheng，「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Minnanyu zai Taiwan de fenbu”，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報告 Xingzhengyuan guojia kexue weiyuanhui baogao，臺北 Taipei：1967。
- Schwartz, Jean-Luc, Louis-Jean Boë, Nathalie Vallée, and Christian Abry. “Major Trends in Vowel System Inventories,” *Journal of Phonetics*, 25.3, 1997, pp. 233-253. doi: 10.1006/jpho.1997.0044
- Siegel, Jeff. “Koines and Koineiz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14.3, 1985, pp. 357-378. doi: 10.1017/S0047404500011313
- Trudgill, Peter. *Dialects in Contac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Dialect Changes in Southern Min in Taipei City: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Social Dialectology

Chen Shu-chuan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siokkuan278@gmail.com

ABSTRACT

There are five subdialects of Southern Min in Taipei City: Old Quanshan 泉山, New Quanshan, Old Tong'an 同安, New Tong'an, and Zhanghai 漳海 Southern Min. We discovered that at least 80% of the words in the “Qing/Geng colloquial 青更白” rhyme group were pronounced as [i] in the Quan-based Southern Min areas. Secondly,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eatures of Tong'an-based Southern Min are the “Guan/Guan colloquial 關觀白” rhyme group, pronounced as [ũãĩ], and the “Xiong/Gan colloquial 熊干白” rhyme group, pronounced as [ãĩ]. Nonetheless, young people in two areas of Tong'an-based Southern Min no longer use the [ũãĩ] variation in the “Guan/Guan colloquial” rhyme group. As for [ãĩ] in the “Xiong/Gan colloquial” rhyme group, this variation can still be sporadically found in all the other areas. These two rhyme groups might no longer be the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n accent belongs to Tong'an-based Southern Min in Taipei. Moreover, the tendency of the Southern Min vowel system in Taipei City is towards a five-vowel system without /o/ and /ɔ/ being differentiated. The “Gao/Gao literary 高高文” rhyme group is, as a result, mostly pronounced as [ɔ]. However, this is caused by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vowel system. Finally, contact between the subdialects in Taipei leads to dialect levelling, in which distinctive and marked phonetic features gradually vanish.

Key words: Southern Min in Taipei City, Tong'an-based Southern Min 同安腔, General Taiwanese, dialect levelling

(收稿日期：2022. 9. 13；修正稿日期：2023. 1. 17；通過刊登日期：2023. 3. 7)

